

白鹿書院志



漢書門					
九	一	三	五	類	
二	三	五	號		
六	八	三	函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九	一	三	漢
二	三	五	四
九	六	三	冊
架	冊	號	類

地理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135
冊數	6	(1)
函號	292	41

292-41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西河毛心齋重訂

白鹿書院志

順德堂藏板



白鹿洞志序

淺草文庫

白鹿書院由来舊矣肇於

唐盛於宋沿于明迄我

朝有

御書之賜而制益大備幸值

聖天子文明之世一統有志一

省有志郡邑各有志至廬
山亦輯有志靡不載之甚
詳茲復有書院志者何曰
重道也孔孟之道惟朱子
集其大成而白鹿書院為
朱子設教之地精神所萃

登斯堂而遵斯教可為學
道之津梁誠有如李忠毅
所云者則茲志不可以不
重顧舊志已弗可考即前
廖守遵忠毅原本輯為一
書而版又不戒於火今星

子毛令自銓選引

見時敬承

天語即有志備輯越五載而告
成余覽其於前志七則外
廣為十則繁簡得宜去留
各當則李崆峒先生所言

晦者晰脫者補遺者備亂
者統茲集已無遺憾又余
嘗以事至院與院中多士
論文課藝彬彬郁郁皆有
可造其各體
聖主崇儒至意遵朱子之規以

進於聖賢之學實不能無
厚望焉爰目毛令之請而
書於簡端

康熙五十九年歲次庚子
夏六月巡撫江西等處地
方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加三級蓋平白潢
序



白鹿書院志序

書院以白鹿名者何重創始也唐李賓
客渤隱居於此養白鹿以自娛因以名
洞由唐以迄於明其間興廢不一而惟
於宋為最盛新安朱紫陽學宗孔孟道
述唐虞所以致知而力行者無不得聖
賢之薪傳矣淳熙六年知南康軍慨然

以宣明教化敦勵風俗爲已任爰訪白
鹿故址卽有榜文牒狀劄子以及奏請
勅額之舉遂次第修葺復其舊擴其新
置田聚書以爲執經請業之所一時名
人如陸象山劉靜春輩皆講學於斯則
於守先待後之學大有裨益詎謂文教
之振興不以其人哉惟我

皇上接執中精一之傳脩神聖文武之德於
萬幾餘暇博極群書惟謂宋之朱子註明
經史得中正之理丁卯歲

欽賜學達性天匾額壬辰歲又奉

諭旨將朱子升配十哲隨以朱子全書

頒行天下使學者有所造從則所以表章
先賢者如此其至然不有斯志何以信

今而傳後哉按白鹿洞志特創始於弘治七年郭壻之手前此蓋缺焉而未之脩也厥後歷有修補大約擇焉不精語焉不詳康熙十二年廖文英重修后丁酉春版復燬於火星邑毛令職守斯土身任其事廣搜遺編細加訂輯於舊志七則外又增三則惟將朱子所撰榜文

牒狀劄子以及教規策問諸條不列於藝文之內而特起興復例所以示尊崇也蓋細繹其言勤_七懇_七直以道統爲已憂學者一日三復退可修已進可治民其有關於世道人心不淺在業斯洞者觀程有要楷模有資日用有需無不可以陶冶而成之即未至其地者讀是

編瞭然在目夫亦可以勃然興矣戊戌
之秋志成請序於余也久慕廬山鹿洞
之勝丁酉歲奉

簡命承宣是邦雖未遑至心切嚮徃之披閱
是編而仰止之懷益深但後之官斯土
者綿也延也其不致廢墜不舉又爲余
之所厚望也然則書院之作重創始又

重守終也不揣愚昧因附數言於簡端
云

崑

康熙五十七年閏八月望日燕山許兆
麟書於豫章之紫微堂



白鹿書院志序

古聖王之作人也家有塾黨術有序序
國有國學後世區區之南唐亦建學館
而天下之有書院則自宋始盛夫以天
下之大於江之北立嵩陽於江之南立
嶽麓石鼓白鹿為四大書院號為國學
而白鹿為尤盛先是唐賓客李渤所栖

息白鹿之名始著後歟而朱晦菴陸子
靜所誦學而後學者始多版書院之脩
復守先待後使天下后世信之深而從
之衆非朱子不至是攷朱子讀書之地
誦學之堂在江南者不一而足而誦讀
其書者徧天下問世之學者白鹿在何
地主誦席者伊誰得孔孟之薪傳者有

幾私泚而傳習者何人誦學之規何似
頌發而讀者何書其瞪目頽頽茫然不
知所對不少也之數者非大有關於學
問且無與于敦化育才之盛心尚皆不
能舉則所信之深者何所信從之衆者
何所從豈非所謂時文之外別無可相
啟發乎嗟夫奇偉名彥匡坐一堂接洙

泗濂洛之淵源而窺其堂奧况書院之
大名教樂地如鹿洞者有自外於宮墻
者吾不信也書院自朱子興復其洞規
誨義答問戒諭灼灼在人耳目百年後
代有誌書圖經記序詩文可一覽而神
遊於廬山瀑布之間身厠于誨學脩身
之地已然無如星子毛令之白鹿洞志

之精核完備為善之善也一流覽而益
知洞之所自興山川風物之代異規模
設施之不一教養人才之各殊且於文
字之有闕者片語單詞無不畢錄本末
具而洪纖該於以見書院之盛大固無
踰於白鹿矣今

皇上加意人才新脩經史統千聖之心傳者

皆頌發於鹿洞都養又餽以饗殮視古
今之育英才又無踰于今日則多士之
游息於鹿洞也居聖域賢關之名勝思
養之教之上

洪恩而不抱希聖希賢之志者其亦何以
自立於天壤也哉

康熙庚子菊月江西等處提刑按察使

司按察使加四級蘓萬石文焯撰



序

道學之緒開自堯舜危微精一之言遞傳至孔孟而斯道昭於述作凡曰仁曰義曰性善胥此志也自後河南程氏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及朱子挺生而私淑程氏之學大彰孔孟微言遂集諸儒之大成堯舜以來相傳道學乃復揭諸中

同姓蔡氏以四姓蔡氏為文執事



天而炳若日星功莫鉅已我

皇上道統遠紹唐虞心源直接洙泗登咸三五
从道化成凡所以敦褒儒術者靡不
備至

特念朱子發明聖道軌於至正既於全集沉
研寔踐更極表章崇奉之儀升配十哲
皇哉理學昌明真自生民所未有矣廬

山白鹿洞由唐李賓客講學於此南唐
創名國學宋初爲四大書院之一興廢
靡定朱子知南康軍始修復故迹闢殿
廡立學舍置洞田招四方生徒聚業其
中一時學者粹然咸出于正去郡後猶
倦也來者莫不廢斯業生平教育之苦
心誠有深萃于此者曩蒙

御書匾額頒賚內院經史克勅其中遠邇嚮
學之士感激奮勵日新月盛而頃際在
上
大當事並搯冰鑿以振興文教爲已任大
江以西翕然丕變鹿洞講學之盛尤當
駕軼千百載而上然則修志之舉又曷
可少哉觀志中所載朱子規約言簡而

義極謹嚴其講說精微明切不憚諄復
爲學者告而大旨總在窮理以致其知
反躬以踐其寔而已所謂窮理反躬者
何卽堯舜危微精一之旨具於吾心虛
靈不昧之中而周行乎達道達德之際
曰仁義曰性善齊一以貫之矣昔賢讀
朱子白鹿洞賦誠明兩進敬義偕立之

語竦然如恐不及學者誠能體此意而
一循朱子遺訓揅存而踐履之馴序漸
進以入於聖賢之域真道學斯真治術
於以上副

聖天子崇儒重道之至意不負 當事鼓舞
振新則分巡斯土者亦克與有榮施也
志遠燬於火星令毛君奉

上檄重加校訂而梓之其中詳略增損犁
然中則並以年來殫竭心力釐清洞田
若干附刊簡末意絕隱佔亦可謂用心
於名教者矣是爲序

康熙戊戌歲季夏日江西按察使司分
巡饒南九道副使加一級三山龔嶸敬
題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白鹿書院' and '志序'.

白鹿書院志序

白鹿書院在星子縣治五老峰下宋淳熙
己亥朱子知南康軍拓址建學為講習地
復置田以備久遠繼往開來規模永定而
世有變遷事有沿革非大人君子以扶樹
道教為己責莫能振而起也我

皇上崇儒重道表彰正學丁卯歲以
御書朱子祠扁額並經史諸書頒發書院自大

吏及有司亦各思仰贊文明之化竭力興復由是書院日見昌起甲午琦補授星子令引

見

澹寧居

天顏悅豫顧銓臣曰星子縣爾等曾到否朱子講學在此復顧琦曰此人去得琦自念一介小臣藉先賢過化之取邀

聖恩之一顧深以不克負荷是懼抵任即索志

遍覽釋菜有器懼其隘也則稱之祿士有田懼其漏也則清之核書籍懼其逸而不備也嚴考課懼其荒而不奮也一皆於志焉取之願志修於廖太守文英垂四十餘年而版燬於火奉

憲令刊行乃稍加訂輯別具劄言付諸梨東用以敷揚

皇
上德教之弘闡明朱子理學之正俾天下向
往者知所矜式誠如李江陰所云斯編為
學道之津梁矣至於振作鼓舞凡生徒魚
：稚：旅進旅退朝夕讀書習禮於其中
復有晦翁子靜其人者互相辨論益闡明
先聖之道以示來許端在大君子之居高
位者有以倡率之又冰琦之綿力薄識不
能效其萬一也已是為序

康熙戊戌春星子縣知縣毛德琦謹識



重修白鹿書院志序

戊戌新秋星渚令毛君手書致余并新刊白鹿書院志一冊而問序於余。作而嘆曰：嗟乎！毛君誠當代循吏之最矣。今之為吏者，非不知振興文教，乃長民者第一事也。顧治獄訟、徵賦稅、簿書期會，苟稱厥職足矣。餘非所及也。即興行教化，崇尚文治，亦不過謹守具文，奉行故事而已。誰能取先賢之遺跡，實力而表章之，竭蹶從事，惟恐後時，且星渚斗大邑，荒瘠為江右冠，官衙蕭瑟，作空山寂，歷觀薪俸所入，管不足。

以供厨傳毛君又庶吏不名一錢乃是志版燬於火
甫匝歲復已剗刷告成非以仰贊文明作興雅化爲
急者誰能捐資付梓成功之速至此及發策伏而讀
之見其編次詳明訂輯精當條理井然足以補前賢
所未及匪惟弘文教於一時亦且垂良法于後世則
又慨然興嘆以爲毛君更有過人之才畧以行其造
士之盛心不徒教思之無窮而已也憶余佐郡時亦
以舊志不可無商又歲久漫漶爲之刪其繁補其闕
正其譌擬付之梨棗以垂永久而終以閒曹冷署力

與願違而止旋以量移去遂不果至今歎然於懷今
毛君是志刻期告竣實獲我心而其增補刪訂之功
更有匪余所能及者尤爲欣躍無已昔班孟堅所謂
以經術潤飾吏治者毛君有焉將見毛君與諸生日
夜講肄于詩書俎豆之間取紫陽之遺矩而闡修之
使皆蹈繩禦習絃誦彬彬如古之俊民髦士使天下
謂紫陽過化之區實非凡爲學者所敢望於以紹往
聖而開來學其功復何可量然則當今治行第一非
毛君而誰余雖匏繫齊安反覆是編實神遊于風泉

雲壑之際焉 昔在

康熙五十七年歲次戊戌新秋之望知湖廣黃州府
事同知江西南康府事加三級暨陽蔣國祥撰



張元正洞志序

白鹿洞志八卷南康郭郡侯璫所刻也志乃吾老友
魯鐸號春室者因遊白鹿搜訪而編集之時袁舉人
端以碩學為藩憲延請分教於洞學復從而校正焉
久之其書但笥于鐸家士夫咸以未及傳布為惜或
以聞于郭侯侯雅欲表章洞學亟遣人持書幣徃求
之金川鐸子稷遂奉侯以成茲美維白鹿洞學名天
下名古今肇于唐盛于宋重于我朱子復盛于我朝
此志之編與刻不皆自有洞學以來曠數百年未舉

之缺典歟始自今凡有志于斯者不必身其地目其
勝第一披閱焉瞭然盡在是矣侯山西涑水人爲政
知所崇重惟繼治先賢過化之邦拳拳思承其緒如
刻周朱二先生年譜因書或問及積粟垂萬石于紫
陽遺惠倉皆前政之未及云弘治七年甲寅六月

李夢陽洞志序

李子至白鹿洞書院周覽山川故物詢其創繼蹟未
見其興者圯完者缺焉條理紊焉散失漸焉寂欲墮
焉考之文紀則亂焉而無統遺焉而不備舉乎細而
脫所巨辭繁複而義弗晰于是取而筆削之刪繁以
章義提綱以表巨分注以收細拾遺以定亂使此事
有則立言有例是故首之以沿革則興亡之本著矣
次之以形勝則地道昭矣又次之以創建剗刻則興
繼者可考矣又次之以田租則養之者具矣又次之

白鹿書院志卷一
以姓氏文藝則觀程之要義寓矣又次之以典籍器
物則日用不匱矣志成門人問曰竊聞之志者史之
流也夫史者述往以諄來比辭以該事所以示覽垂
戒者也是以古之聖賢道有不行則託史以寓志故
孔子退而春秋作朱子遜而綱目修是傷道之不明
不行焉耳李子曰夫若是者予豈敢哉予爲斯志亦
直使其晦者晰脫者補遺者備亂者統耳矣亦又欲
墮者可舉散失者可綴紊者可理岐者可完圯者可
復耳矣或乃遊昭道之地覽興亡之本詳創繼顛末

之因養之有具觀程有要日用有需而乃猶不務實
也又或矯情飾譽以干祿附賢躅而罔厚利則斯洞
也特終南之捷徑焉矣嗚呼斯則予傷哉斯則道之
不明不行也哉正德六年秋九月

不問不計其時五十年之久
也其時之盛也其時之盛也
此其時之盛也其時之盛也
其時之盛也其時之盛也
其時之盛也其時之盛也

陸夢龍序

教之所懸以求士者其所得常不足以盈教引五十
轄之餌臨流而釣時有鱗魴古之人其不敢鱗魴以
網之固也博士以文周以前云乎哉裂詩書六藝之
幅組綴無用之言而羣天下做做焉斃斃其中以圖
尺寸唐以前云乎哉夫既如是以求之矣而後品其
中正而翹其地望猶捐泉布之毋以視息也天下之
學宮有科舉而無證脩天下之書院名證脩而實科
舉夫既如是以求之而亦如是以應之矣而乃始僂

級而纍數曰吾陟之峻而步之廣吾已與周孔揚唐
虞而溯羲皇猶不病而載鬼也其炎爲烈雖然古之
人有伊尹者處畎畝之中而樂堯舜之道而欲親見
之吾身彼豈以上之求之者如是而應之又豈待上
之求之不如是而應之乎白鹿洞書院盛于紫陽知
南康軍而其時已不免進取之習山藻聖賢象山登
席摩瘍而砭痛斥喻利以立君子小人之辨胡敬齋
主院遺丘時雍祁叅政諸書尤愷愷乎其言之陳公
甫謂君子之使人由其誠夫由其誠而進之文章科

舉亦載道之具不由其誠而自居于聖賢道德之意
乃所爲喻利之深者也李君仲達脩白鹿書院志芟
剔煩穢而特揚明教一條以警多士用意遠矣陶元
亮貞心礪節晉之伯夷李太白狂簡斐然曠絕塵宇
若大鵬之視下其人皆在科舉未與前楊氏廉者何
人議別公俎豆而啗嗜聲影欲進所未考陳師復彼
哉何足語此李仲達名應昇江陰人有文有政而出
之以養余所矜式也志成于壬戌之春孟夏朔日

白鹿書院志 卷一
序
白鹿書院志李崆峒先生嘗筆削之讀其序義例可
觀也今所存者僅學博周君偉所續編而壬辰去今
又三十年矣余不敏佐理是邦奉學使檄兼理洞事
既已簡一時之秀定課程申功令謬珍清心二語以
道文章山水之觀其于學道津梁茫乎未也昔胡平
一與朱子書云時文之外別無可相啟發者余于時
文猶屬淺儒之見而况于道乎已時時洗滌肺腸參
尋哲訓繙閱舊志手自抄錄標紫陽之疏札以原始

李應昇修志序

白鹿書院志李崆峒先生嘗筆削之讀其序義例可
觀也今所存者僅學博周君偉所續編而壬辰去今
又三十年矣余不敏佐理是邦奉學使檄兼理洞事
既已簡一時之秀定課程申功令謬珍清心二語以
道文章山水之觀其于學道津梁茫乎未也昔胡平
一與朱子書云時文之外別無可相啟發者余于時
文猶屬淺儒之見而况于道乎已時時洗滌肺腸參
尋哲訓繙閱舊志手自抄錄標紫陽之疏札以原始

白鹿書院志 卷一
萃先正之論說以明教殘碑逸簡頗爲綴緝蕪牘濫
詞僭從刪汰蓋韋絃之佩庶幾不忘而諸生請曰舊
刻蝕矣願梓之得卒業焉余竊惟書院之重也道也
而文章山水乘權而遞旺夫山水以淵靜開心文章
以芳華澤性學道之士不作殊觀試涵咏斯編反觀
自得正襟危膝卓然示我以高山者乎有流觴浩
歌曠然坐我于春風者乎有冥心寂照悠然對我于
屋漏者乎夫教與時移學隨資化入山思靜友鹿成
羣將以醫俗息爭則斯編也豈非學道之津梁哉雖

然音成空谷不免徑借終南必有執攄峒先生之言
爲余罪者天啟壬戌清明日

白鹿書院志 卷一 序 廖文英修志序

廖文英修志序

古今氣運之興有作之于上者斯可成之于下有開之于先者斯可振之于今代有由然矣白鹿為名教樂地曩有欲毀天下書院者鄒吉水力諍之得復非以李賓客隱居故也有宋濂溪先生從道州來守南康軍二程夫子後先師事之傳至紫陽而擴大焉蓋孔孟薪傳實賴于此是為天下第一書院云徃昔李忠毅公初司理官人文蔚起迨英承乏李署偶見枯桂重花既而李舟圃先生前守南康後為臬憲使時

與部院蔡公買田修葺禮延約生熊掌科講學洞頭茲其書規固犁然也今

上御極英守是邦行釋菜禮畢詢知佃人租重多逃星子令廉舉其狀上請荷蒙巡撫董批允清除舊逋蠲免新增于是佃民漸歸故土荒蕪益墾埋沒益登學者負笈來遊校舍益增垣牆益葺一時戴旉幟而頌闔澤聲應氣求者奚啻春風鼓盪時雨滋靈也哉爰就永玉堂中愛蓮池上集郡邑諸孝廉會江楚之名彥課文選義惟康郡文藝尤以靜美見稱此非作養

之明驗歟廼知文運關乎國運固有作之于上始可成之于下有開之于先斯可振之于今也舊志李忠毅公重訂迄今五十餘年多所闕遺爰補綴舊文增葺邇事授剗而登于新雖脩舉之緒未云大備而經營匠意于育材養賢之藉亦畧可鏡矣康熙癸丑嘉平日

白鹿洞志 卷一
一纂舊明弘治七年張元正序云洞志編自魯鐸校自
袁端刻自郡侯郭璫正德九年提學李夢陽序云志
分六則首沿革次形勝次創建刻次田賦次姓氏
文藝次典籍器物萬曆年間郡守田瑄重修乃星子
訓導周偉主洞事與洞生熊儋袁煒等編輯書最詳
核今則僅餘殘簡郭李二志更逸不及見矣天啓二
年江陰李應昇定洞志又分七則首形勝次沿革次
先獻次明教次文翰次祀典次田賦惟文翰中多從

凡例

一纂舊明弘治七年張元正序云洞志編自魯鐸校自
袁端刻自郡侯郭璫正德九年提學李夢陽序云志
分六則首沿革次形勝次創建刻次田賦次姓氏
文藝次典籍器物萬曆年間郡守田瑄重修乃星子
訓導周偉主洞事與洞生熊儋袁煒等編輯書最詳
核今則僅餘殘簡郭李二志更逸不及見矣天啓二
年江陰李應昇定洞志又分七則首形勝次沿革次
先獻次明教次文翰次祀典次田賦惟文翰中多從

刪削視田志較約嗣是郡守廖文英洞志遵江陰原
本其所增入半屬順治年間郡守薛所習補刻也廖
志成於康熙十二年全版燬於五十五年今詳請重
刊於七則外增興復以尊朱子主洞以崇師範書籍
以昭訓守廣爲十則緣序其源流如此

一增新洞志所載興創俱屬歷代舊章如南唐昇元中
始以白鹿書館建廬山國學宋初置書院與睢陽嶽
麓石鼓稱四大書院而鹿洞居其首太平興國間賜
九經官洞主咸平五年勅重修塑聖像淳熙五年朱

子闢書院請頒勅賜後再請經書遂格不行我

朝丁卯歲

御頒經史親書扁額賜洞爲千秋盛典駕軼前代垂憲
後昆原志未載例宜恭紀

一專崇洞志載興復始末若學規若經書若殿廡若田
畝俱紫陽手定規模雖名賢繼起亦祇踵事增華濂
溪二程淵源所自卽象山姚江弟子不無分途然明
誠並進喻義良知究無異同李公應昇特申明教標
紫陽之書札以原始萃先哲之論說以示訓不以未

子學規講義概入文翰義甚精確今

上升配十哲顏額學達性天正以尊正學也故特彙一編以志專崇

一類推洞志載卧龍岡有潭有菴朱子守南康時即故址復建繪武侯像于其中又于潭旁立起亭菴旁立修志亭置圃將解組居之會遷去明御史何遷復建起亭鑄出師表文公詩于石後移武侯主於洞成朱子志也三叠泉朱子守南康時未及見後東黃商伯楊伯起繪圖遙寄有摩挲素墨徒以慨嘆之語今二

條仍舊彙入洞志而朱子卧龍岡記編入山志未云漏也

一存疑洞志載先獻以表其功德叙主洞以端其模範羽翼聖道闡先垂後俱不待言當歲久人湮如薛應旂王世清紀載弗及多所挂漏良可慨也邇來主拓不一東遷西移且多設生祠屢增祿位未有按籍而釐定之者祀典一條止仍舊刻未敢贅論

一覈實洞志載田賦自田而李而廖俱有畝數有佃名星子曩無都黨上下鄉概係雜記歲久佃更無從稽

自唐書院志卷一
考而田瑄置顏家山洞田七百餘畝乃江陵檄洞產
變價充餉以後事也今無寸土在籍侵沒不知凡幾
蓋因張冠李戴年換一年何所考也琦自視事星邑
先已詳請清復洞產另刊成書值今全版俱燬爰逐
一開列都黨註明今佃勿令豪強兼并都分小總縣
台大總蕪蕪仍照前三志按數附刻俟召墾另報永
杜侵漁再都昌有巡撫宋華提學劉琰建昌有提學
邵延齡新增洞田悉經載入餘仍舊刻備查
一典守星子縣舊有府志洞志山志向來志版未有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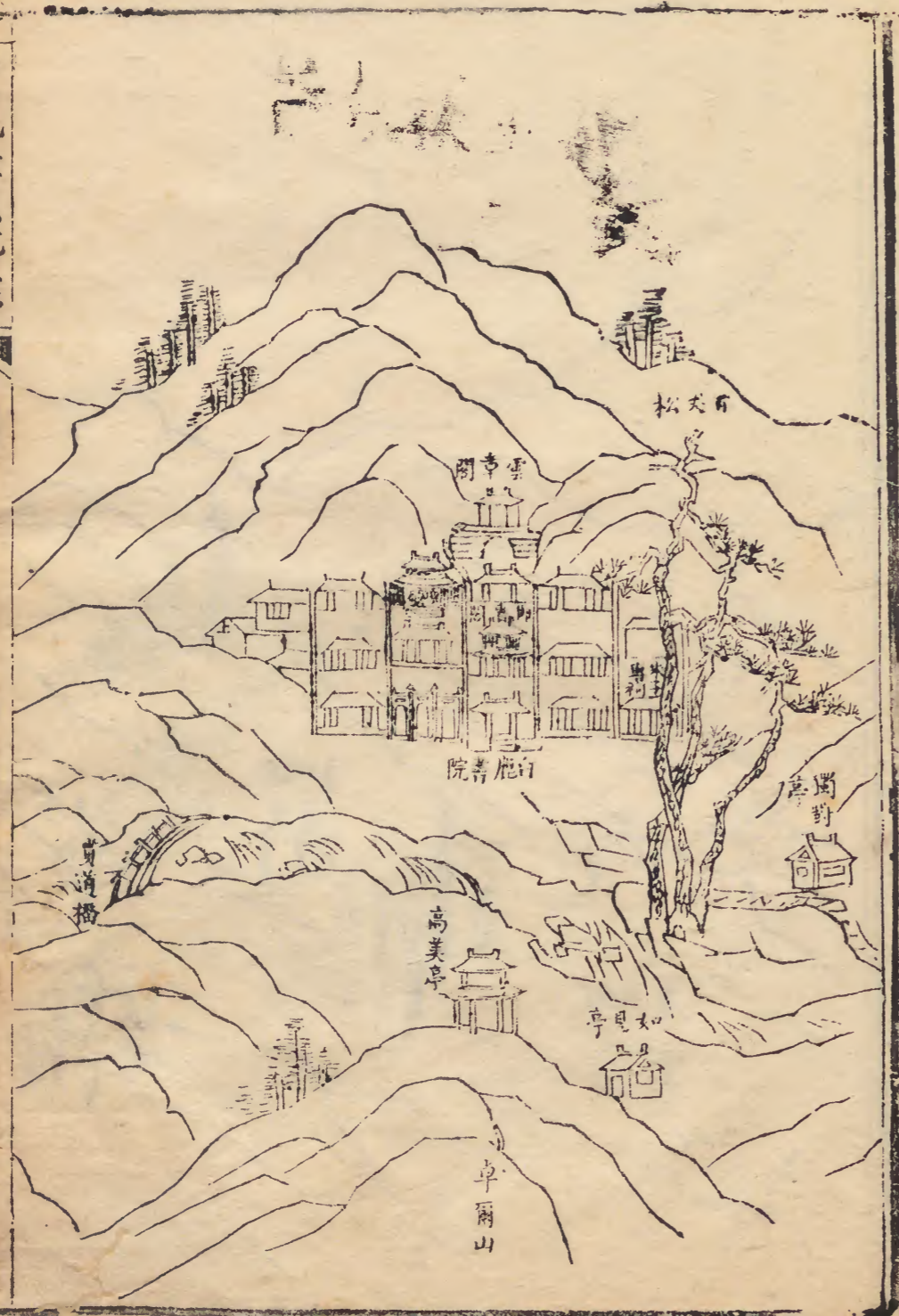
管因刷印繁多艱於搬運盡付刷印匠家並無架貯
堆積滿地任其霉壞殘缺丙申秋業經捐俸刊補完
備詎次年春洞志山志二版被燬僅存府志今詳請
重刊鳩工立局纂輯校閱幾費經營遍覓舊本始見
廬山通志序後順治年間蔡大中丞有專委廬山萬
松坪收藏永不出山之檄以原刊桑喬廬山紀事版
在府庫燒毀故也茲復蹈前轍宜為善後計謹將此
志同山志工竣日并府志各版計明塊數開載印冊
俱藏星子縣新創蔗樓之上屬縣經管洞承輪年執

掌造入交盤以憑稽核印亦在樵樓不許搬出匠
家致滋殘缺并免營私者妄自增刊之弊葺爾彈丸
重刻匪易如有疎忽責令賠補并嚴處分庶可久存
永著為例

星子縣知縣毛德琦識



白鹿洞圖





白鹿書院志目錄

卷一 形勝

卷二 興復

卷三 沿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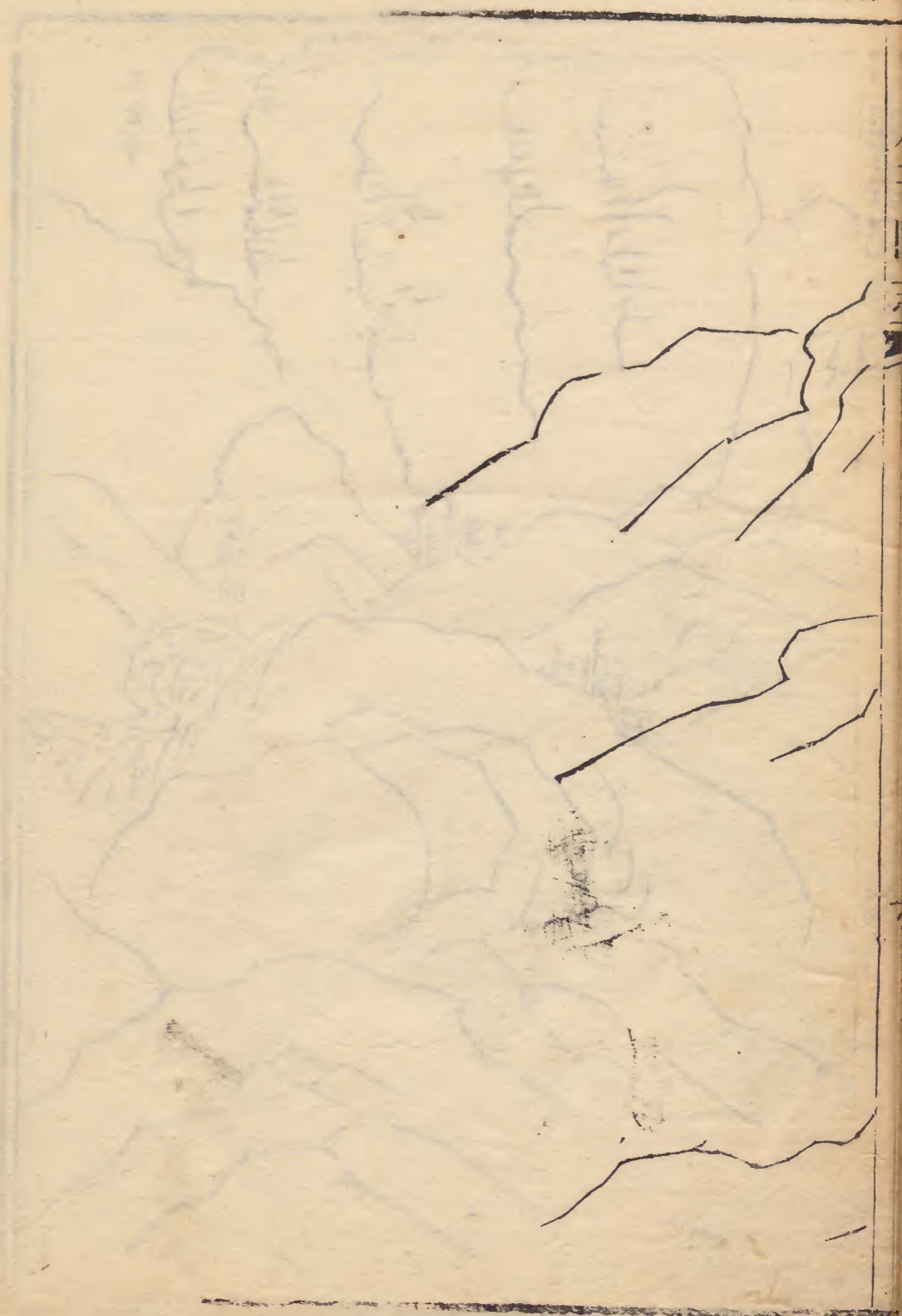
卷四 先獻

卷五 主洞

卷六 學規

卷七 學規

卷八 學規



卷九 書籍

卷十 藝文

卷十一 藝文

卷十二 藝文

卷十三 藝文

卷十四 藝文

卷十五 藝文

卷十六 藝文

卷十七 藝文

卷十八 祀典

卷十九 田賦

卷十六
卷十八
鹽典

白鹿書院志卷一

星子縣知縣毛德琦重訂

形勝

書院之建以地勝也山川清淑人文聿興荷

聖明之寵錫萃賢哲之芳規豈非靈氣攸鍾歟顧親炙者
稽名以賞實嚮風者挾冊而臥遊紀載弗彰其何以
攷志形勝

書院之脉自五老峰來絕壁懸天一峰南下如頓萬
馬可二十里崛起一山而四山環之是為後屏山山

之陽卽今白鹿書院也背嶺臨溪卓爾山峙其前左翼山翼其左兩山交織一水中流自犀牛塘聖澤源經鹿眠釣臺貫道澗中巽石峻嶒盛有先賢劖刻至勘書臺則危崖飛湍跨澗爲橋是名枕流臺上平如砥遙對五老獨對亭作焉臺左卽左翼山山有聞泉亭又稍折而南名廻流山其嶺空濶可四望舊有六合亭今廢跨溪爲流芳橋後先二坊夾溪相映又前平疇數十畝隔溪層巒百仞曰羅漢嶺爲書院外案去廻流二里許爲書院石坊曲折至梅溪湖入彭蠡

有二曜星扼其水口而陽儲諸奇岫隔江入照此鹿洞山水之全勝也去書院十里而遙有水簾三級飛雪懸崖則文公所謂新瀑是也他若棲賢爲唐李渤讀書處臥龍岡爲考亭卜隱地皆因書院而附見焉五老峰去書院西北二十里其中峰之脉逶迤南下書院實鍾秀焉諸峰橫隱蒼空壁立數百仞軒軒然如人箕踞而窺重湖又如五雲翩然欲飛而下將入洞里許望之若拱揖以迎至朋來鹿眠亭則五老挿出雲屏鬚眉毫髮可數霞光秀色在襟帶間唐李太白

詩云廬山東南五老峰青天削出金芙蓉又曰余行
天下所遊覽山水甚富峻偉奇特鮮有能過之者真
天下之壯觀也

後屏山書院負山爲勝若屏焉故名長松百尺或亭亭
直上或斜覆庭陰鬱鬱蔥蔥環匝一二里中爲太極
亭左爲思賢亭右爲喻義亭折而西南至鹿眠塲後
峰際曠然而五老而倚長松者爲朋來亭五老雲端
拱若賓主第二峰頂有星巖霽光可矚最稱勝覽

卓爾山在書院南隔溪橫亘數十丈其東一峰突起端
巖竦立者明提學鄭廷鵠以卓爾名焉御史徐岱作
高美亭于上逶迤西下山脊屈伏若玉几峙書院之
中舊貫道橋在其下大意亭倚其西偏山足巨石突
屹可數一劉忠信二字左右二石分劉文行字其上
爲聽泉石其南爲觀德石又聽泉石東爲風零石石
上有隱處二字下有枕流池三隸字皆文公筆也西
一峰突立與卓爾峰相望東西一帶松林森鬱映日
干雲每風振響發溪流韻谷山外凹爲隴田復有層
嶺障之不可窮際

左翼山在書院東若翔若垂上周羣巘下臨三峽溪流
有聲明嘉靖間都御史何遷偕洞主貢安國夜坐其
上各有聞因作亭名曰聞泉面對羅漢嶺亦曠絕可
愛

勘書臺在左翼山下舊爲李萬卷勘書之所崖石峻削
澗水湍急長松蔭其上五老峙其西文公常建亭而
廢明弘治間提學邵寶建獨對亭正德間李夢陽爲
之銘其下爲聖澤泉石劉聖澤之泉風泉雲壑字皆
宋陳淳祖筆或曰文公筆澗中有李夢陽砥柱二字

彭治觀澗二字

鹿眠場在朋來亭隔溪水截石互相切有聲石劉文公
漱石二字鹿眠處三字李夢陽書鹿洞二大字于其
崖

按李勣鹿洞今不詳其址李夢陽曰在三疊泉壑
中劉世陽所謂玉川門者考之陳舜俞廬山記曰
唐李勣與兄涉借隱白鹿洞後爲江州刺史乃卽
洞築臺環以流水雜植花木爲一時之勝夫舜俞
去唐不遠五代宋初遺跡具存則今書院卽隱居
之址也三疊壑中旣無築臺遺跡窮山邃谷鳥道
崩崖必非隱居故址廬山如仙居洞蓮花洞祇以
四山廻合似洞而名今乃砌石爲洞則鑿矣
釣臺在鹿眠場東過漱石方平峻削盤據溪流文公書

白鹿書院志 卷一
釣臺二字劉于石明正德間劉世揚書意不在魚提
學李夢陽作釣臺記爲亭勒碑于其上亭今廢太原
喬宇大篆五老峰三字于碑陰

流杯池在大意亭西其崖有石劉文公隸書流杯池三
字池卽澗中澄潭而名溪流阻石迴轉而出文公嘗
與其徒環石流觴浩歌其上有流觴二字劉于石亦
文公筆也蔡可泉書吾與點也之意六字千古不磨
四字

貫道溪從流杯池而東值文會堂南溪水潺湲一泓淵

碧舊有橋名貫道故溪亦因之

枕流橋在洞口文公時建原有亭今廢溪流出峽飛湍
陡絕大石枕之水石相激聲若鼓吹急雨湧濤狀若
釀雪怒若飛霆激起而噴若煙若霞此書院之勝境
也故稱小三峽峽口上下皆先賢遺跡左壁有白鹿
洞三字勅白鹿洞書院六字溪石有枕流二字白鹿
洞三字俱文公筆 橋南題志 永嘉陳淳祖假守
是邦被命造朝以書考日謁辭鹿洞命講預者元蔡
于丘璉山林棟堂長陶一桂洞正○○與仁前洞正

王祠○祿張傳一講書劉○○陶應子黃有開堂書
杜端甫直學傅仕龍歐陽綱學諭與諸生幾百人景
定庚辰良月旦日題 胡泳題志 番陽李侯駿嘉
定戊辰歸武昌訪書院經小三峽愛清泉之奔流懸
崖之對峙出蒙貲與鹿洞諸生創亭峽上後十年戊
寅郡人胡泳以三山黃公幹所留郡守陳宓復鼎新
崇大之扁以枕流亦莫揆首創之由也又四年李侯
守池陽泳客于池坊問其始末是秋侯之子仁廣甥
夏昌字昌辰實合洞之士友七十有八人舉酒亭上

相與歎歲月之易流幸來者之有繼也因書其事刻
寘崖石七月壬申胡泳題 又洞口舊有自潔亭文
公書自潔二字今逸其跡嘉定乙卯莆田陳宓書劉
于題志側 方豪書蹲鹿坡喬白巖篆書白鹿洞蔡
可泉書洞門深鎖復○○書洞門重開穆相書仰
思劉平嵩何遷各書白鹿洞彭治書尋樂處陳沂書
瞻彼白鹿文猶在茲高山仰止逝者如斯十六字俱
在洞口刻于石壁

聖澤源泉去書院北可二里遡澗至山夾中鳥道崎嶇

攀蘿可入泉底仰視巖磬磊落蓬華蔓延源從凌霄
峰來由夾口瀉下數十丈大如瀑練微似濺珠故有
小三疊之名嘉靖間主洞貢安國題曰聖澤源石劄
遙通洙泗四大字小三疊三字
犀牛塘其水亦自凌霄峰來上下兩塘注水復西南流
逕白鶴觀會聖澤源同入貫道溪

廻流山在書院東南小三峽水過枕流橋北溪石齒齒
激水又南有小溪來會之水益湍怒洶洶有聲流一
里所有山雄雄當水所行道溪流觸之遂折而南故

名曰廻流山四面峭峭其巔頗平最可佇立遠眺
上有六合亭今廢

華蓋石在石牛山東南二里許與楊梅橋相值上大下
小其上圍幾數丈載以一幹亭亭如張蓋文公詩云
醉扶藜杖少盤桓回遶煙蘿手自捫此石於今無問
處祇因來自太微垣石劄文公書風雩字題志朱仲
晦父與王之才楊子直蔡季通胡子先胡仲開同飲
此石望五老峰淳熙七年上章困敦孟 癸酉 書
有周頤聖壽無疆頌

按周顛南宋時人與文公同時見文公淳熙八年
題識可考舊志以此頌為周濂溪先生作誤

三疊泉一名三級又名水簾泉下注盤石分疊為三紀
遊集云上級如飄雲中級如碎玉下級如玉龍走潭
真天下之奇景非谷簾瀑布比也澗中有石門僅通
人行北壁上有劉世揚玉川門三大字李夢陽遊廬
山記云入壑行竝澗路石漸巉巖數里至白鹿洞此
澗之鎖口也羣峰夾澗峭立巨石怒撐交加水急石
鬪旁有罅人偃僂穿之過洞復竝澗轉北行數里至
水簾泉過澗路愈險絕行經鳥道石罅間人跡罕至

矣三疊之水出自大月山之東北凡匡山之前多循
崖而瀉惟三疊之泉由五峰北崖口懸注大盤石泉
如垂練既激于石則摧碎散落蒙密紛紜如雨如霧
噴灑二級大盤石上會為洪流下注龍潭轟轟萬人
鼓也蒼崖峭削中豁如門有石橫亘龍潭之唇如闕
謂之水簾洞石刻宋嘉定及元呂師中刻皆漫漶不
可識又潭中石柱刻宋紹熙 年 月太守史文卿
至此書天泉二大字又北崖剗谷簾泉三大字又三
疊泉出大月山下八字又上有刻皆高不可辨按谷

簾泉在康王谷陸羽品為天下第一水此處復有刻
侯考

臥龍岡在五乳峰下有三潭其二在岡嶺一在岡下谷
中源自開先瀑布分來中有黃石數丈橫據潭心蜿
蜒若龍岡嶺之水直下數十丈奔注之湍激漩湧有
菴在潭東數百步朱子守南康時即故址復建繪武
侯像于其中又于潭旁立起亭于菴傍立修志亭置
田若干頃欲俟解組居之會遷去菴亭遂廢明嘉靖
中都御史何遷復建起亭而刻出師表及文公詩于

石後移武侯主于洞配以晉處士陶靖節先生而臥
龍遂無問津者今復移石于左翼山上文昌祠內建
起亭于祠南稍降以六合亭石柱六面亭之

棲賢橋橋去書院西五里寺去橋北二里李渤嘗讀書
于此故曰棲賢明洪武中以造偽鈔廢其田地山塘
悉入書院寺東為玉淵潭潭在三峽澗中諸水合流
奔注驚湧潭上有白石如羊橫亘中流宋狀元張孝
祥劉玉淵二大字餘皆蘇剝不可辨明泰昌間郡侯
袁懋貞跨橋于上曰箭雲橋直與三峽橋爭勝三峽

白鹿書院志卷之二
作于宋祥符間在玉淵南金井之上又名棲賢橋長
亘百尺締構堅偉橋西北有玉峽亭正德中郡守陳
霖建文公有棲賢磨崖志黃山谷有棲賢橋銘石劉
三峽橋三大字橋下石有馬朋金井二大字
梅溪湖去書院東可十里溪流曲折兩山夾送直至大
江東一山自書院左翼山迤至迴流奔馳至湖左關
差短西一山自羅漢嶺逆迤至湖中有二曜星扼之
為書院水口云

白鹿書院志卷之二

星子縣知縣毛德琦重訂

興復

鹿洞創自李氏南唐因之建學至宋而大興迨
本朝而益振然承先啟後功莫逾於朱子蓋朱子所
建置百世之標準也纂而合之以示德業不與衆同
志興復

朱文公

知南康軍榜文

當職久以疾病退伏里閭比蒙誤恩假守茲土懇辭
不獲扶曳而來到任之初伏自惟念聖天子所以搜
揚幽隱付畀民社之意固將使之宣明教化敦勵風
俗非徒責以簿書期會之最而已顧雖不能其敢不
勉今有合行詢究事件下項 一按圖經白鹿洞學
館雖起南唐至國初時猶存舊額後且廢壞未委本
處目今有無屋宇 右牒教授楊迪功司戶毛迪功
請詳逐項事理廣行詢究取見指實逐一仔細條具
回申以憑稽考別行措置仍榜客位遍呈寄居過往

賢士大夫恐有知得本軍上件事跡詳細切幸特賜
開諭及榜示市曹仰居民知悉如有知得上件事跡
詳細之人仰仔細具狀不拘蚤晚赴軍衙門申說切
待併行審實措置施行淳熙六年四月日榜

白鹿洞牒

契勘本軍廬山白鹿洞書院于國朝會要本軍圖經
記文石刻元係唐朝李賓客渤隱居舊有臺榭環以
流水雜植花木爲一時之勝南唐昇元中因建學館
置田以給諸生學者大集乃以國子監九經李善道

掌其教授至本朝太平興國二年知江州周述言廬山白鹿洞學徒嘗數十百人望賜九經書使之肄習詔從其請俛國子監給以印本仍傳送之七年又以洞主明起爲蔡州褒信縣主簿九年始置南康軍隸屬郡境至祥符初直史館孫冕請爲歸老之地及卒還葬其所其子比部郎中琛復置學館十間書白鹿洞之書堂六字揭于楹間以教子弟四方之士願就學者亦給其食當塗郭祥正實爲之記後經兵亂屋宇不存其記文石刻遂徙至軍城天慶觀昨來當職

到任尋訪未見的實近因按視陂塘親到其處觀其四面山水清邃環合無市井之喧有泉石之勝真羣居講學遯跡著書之所因念廬山一帶老佛之居以百十計其廢壞無不興葺至于儒生舊館只此一處旣是前朝名賢古迹又蒙太宗皇帝給賜經書所以教養一方之士德意甚美而一廢累年不復振起吾道之衰旣可悼懼而太宗皇帝敦化育才之意亦不著于此邦以傳于後世尤長民之吏所不得不任其責者其廬山白鹿書院合行修立

白鹿書院志 卷二
甲修白鹿書院狀

具位熹契勘廬山白鹿洞舊屬江州今隸本軍去城十有餘里元係唐朝李渤隱居之所南唐之世因建書院買田以給生徒立師以掌教導號爲國學四方之士多來受業其後出爲世用名跡章顯者甚衆至國初時學徒猶數十百太宗皇帝聞之賜以監書又官其洞至明起爲蔡州褒信縣主簿以旌勸之其後旣有軍學而洞之書院遂廢累年于今基地埋沒近因搜訪乃復得之竊惟廬山山水之盛甲于東南老

佛之居以百十數中間雖有廢壞今日鮮不修葺獨此一洞乃前賢舊隱儒學精舍又蒙聖朝恩賜褒顯所以惠養一方之士德意甚厚顧乃廢壞不修至于如此長民之吏不得不任其責也除已一面計置量行修立外竊緣上件書院功役雖小名額具載國典事體似亦非輕若不申明乞賜施行竊恐歲久復至埋沒須至申文者 右謹具申尚書省及尚書禮部伏乞鈞旨檢會太平興國中節次指揮行下照會庶幾官吏有所遵守久遠不致湮沒謹狀

附小帖

契勘本軍已有軍學可以養士其白鹿洞所立書院
不過小屋三五間姑以表識舊跡使不至于荒廢湮
沒而已不敢妄有破費官錢傷耗民力伏乞鈞照

與尚書劄子

熹區區愚懇已具前幅復不自量輒有踰涯之請忘
其罪戾敢私言之熹愚昧之資少卽疎慵書史之外
酷好山水今以某官造化之力乃得爲吏廬阜之下
其山林泉石號爲東南最勝處固已私愜所願而去

歲勞農山間又得所謂白鹿洞者溪山邃密林趣茂
美尤有幽絕之致熹惟是雖遐僻而實先朝所嘗留
意不當廢墜至于如此乃卽其處復立七架小屋五
間亦已具狀申請矣因竊妄意以爲朝廷倘欲復修
廢官以闡祖宗崇儒右文之化則熹雖不肖請得克
備洞主之員將與一二學徒讀書講道于其間庶幾
上有以副知遇使令之意下有以遂其平生之懷若
後更蒙矜憐假之餼廩畧如祠官之入則在熹又爲
過望而于州縣亦不甚至糜耗顧以事體稀闊言若

草野而倨侮者是以不敢輒具公狀申聞惟與鈞慈
深察愚悃都俞之暇因事及之萬一可從則熹受賜
爲不淺矣狂妄之罪亦惟有以寬之

與丞相劄子

熹仰恃知照忘其罪戾猶復別有私懇輒以仰干鈞
聽近因訪得白鹿洞故基稍加興葺已具曲折上之
尚書矣今以罪戾義當自屏而狂妄僭越猶欲並緣
此事輒有私請蓋熹前幅所懇二端竊計必有一遂
若直蒙賜以罷免則固無復敢有所言若以洪私曲

被使得復備祠官之列則熹竊願丞相特爲敷奏舉
先朝之故事修洞主之廢官使熹得備執經焉而其
祿賜畧比于祠官則熹之榮幸甚矣蓋與其使之以
崇奉異教之香火爲名而無事以坐食不若修祖宗
之令典使之以文學禮義爲官而食其食之爲美也
熹遠外之蹤率易及此誠有草野倨侮之嫌然其實
亦朝廷正名革弊之一事竊惟聖君賢佐必垂察焉
是以敢冒言之

乞賜白鹿洞書院勅額

右臣竊嘗伏讀國朝會要恭觀太宗皇帝嘗因江州
守臣周述之奏詔以國子監九經賜廬山白鹿洞書
院又以其洞主明起爲蔡州褒信縣主簿以旌儒學
每恨無由一至其處仰觀遺跡又蒙聖恩假守茲土
到任之初考按經圖詢究境內民間利病乃知書院
正在本軍星子縣界而陳舜俞廬山記又載眞宗皇
帝咸平五年嘗勅有司重加修繕間因行視陂塘始
得經由其地見其山川環合草木秀潤眞閑燕講學
之區而荒涼廢壞無復棟宇因竊惟念太宗皇帝眞

宗皇帝所以幸教多士垂裕萬世之意其盛如彼而
下吏淺聞弗克原念以稱萬分之一罪大如此駭懼
震懾不遑啟居旣又按考此山老佛之祠蓋以百數
兵亂之餘次第興葺鮮不復其舊者獨此儒館莽爲
荆榛雖本軍已有軍學足以養士然此洞之興遠自
前代累聖相傳眷顧光寵德意深遠理不可廢况境
內觀寺鐘鼓相聞矧棄彝倫談空說幻未有厭其多
者而先王禮樂之宮所以化民成俗之本者乃反寂
寥稀闊合軍與縣僅有三所然則復修此洞蓋未足

白鹿書院志卷二
為煩于是始議卽其故基度為小屋二十餘間教養生徒一二十人節縮經營今已了畢但其勅額官書皆已燒燬散失無復存者不敢擅行標榜收置輒昧萬死具奏以聞欲望聖明俯賜鑒察追述太宗皇帝真宗皇帝聖神遺意特降勅命仍舊以白鹿洞書院為額仍詔國子監仰摹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御書石經及印板本九經註疏論語孟子等書給賜本洞奉守看讀于以褒廣前列光闡儒風非獨愚臣學子之幸實天下萬世之幸

淳熙八年

貼黃 臣頃年親見潭州嶽麓書院尚存舊碑大書勅賜嶽麓書院六字伏乞睿照

延和殿奏事

臣昨任南康軍日嘗具奏乞賜白鹿洞書院勅額及乞以太上皇帝御書石經并版本九經註疏給賜本洞今亦未蒙施行而朝野喧傳相與譏笑以為怪事臣誠恐懼不敢不盡其說謹按本洞書院實唐隱士李渤所居當時學者多從之遊遂立黌舍至五代時李氏為建官師給田贍養徒眾甚盛迨至國初猶數

自唐書院志卷二
十百人太平興國中嘗蒙詔賜九經而官其洞至見
于會要而咸平五年有勅重修仍塑宣聖及弟子像
又見于陳舜俞所記簡牘具在可覆視也夫以此洞
之興原其所自雖若淺鮮無足言者而太宗皇帝真
宗皇帝眷顧褒崇至于如此則聖意所在至深至遠
必有非下吏淺聞所能窺測者今乃廢而不舉使其
有屋廬而無勅額有生徒而無賜書流俗所輕廢壞
無日此臣所以大懼而不能安也然竊意有司所以
不能無疑于臣之請固未必皆如譏笑者之言殆必

以爲州縣已有學校不必更爲煩費爾如其果然則
臣請有以質之夫先王禮義之宮與異端老佛之居
孰正孰邪三綱五常之教與無父無君之說孰利孰
害今老佛之宮遍滿天下大都至踰千計小邑亦或
不下數十而公私增益其勢未已至于學校則一郡
一邑僅一置焉而附郭之縣或不復有盛衰多寡之
相絕至于如此則邪正利害之際亦已明矣今有司
非徒不能有所正于彼而反疑臣之請于此臣不識
其何說也今幸蒙恩賜對故敢復以爲請伏望聖慈

下臣此章特從其請既以紹承先志啟迪羣心又以丕闡大猷昭示抑邪興正之漸實天下萬世之幸取進止

請洞學堂長牒

謹按國朝會要修復白鹿洞書院既已差補職事學生入洞晉幹訖今按江南野史本洞舊制洞主之外更有堂長名目今觀學錄楊日新年德老成在洞供職紀綱庶事表率生徒績效可觀合行敦請須至牒者 右給牒付貢士楊日新准此克白鹿洞書院堂

長職事淳熙七年九月日

洞學榜

契勘本軍白鹿書院元係唐朝太子賓客李公遺跡經歷五代號爲國庠及至本朝太平興國中嘗蒙太宗皇帝賜以官書咸平年間又蒙眞宗皇帝重加修葺中間廢壞殆且百年今者本軍鼎新建立教養生徒漸有倫緒又承本路諸司及四方賢士大夫發到文籍收藏應付學者看讀以至山林田土亦已標簽界址措置撥買規模一新可垂久遠已具事狀奏聞

乞賜勅額去訖竊慮向後諸色人等不知上件事理或有毀壞以致偷盜文籍侵占田土及過往之人妄有騷擾事屬不便須至曉示者 右出榜白鹿洞書院張掛各請悉知淳熙八年閏三月日榜

招舉人入書院狀

切惟國家以科舉取士蓋修前代之舊規非以經義詩賦論策之區區者爲足以盡得天下之士也然則士之所以講學修身以待上之選擇者豈當自謂止于記誦綴緝無根之語足應有司一舉之求而遂已

乎今歲科場解赴省待補之士二十有八人文行彬彬識者蓋稱之郡亦與有榮焉然惟國家之所以取士與士之所以爲學待用之意有如前所謂者是以更欲與諸君評之今白鹿洞諸生各已散歸山林間寂正學者潛思進學之所諸君肯來當戒都養給館致食以俟專此咨白可否須報

書院成告先聖文

維淳熙七年歲次庚子三月癸丑朔十八日庚子具位敢昭告于先聖至聖文宣王熹昨按國朝故事及

白鹿書院志 卷二
郡圖經得白鹿之遺址于城東北十五里蓋唐李渤
之隱居江南李氏因以爲國學及我太宗皇帝又嘗
賜之書史以幸教其學者而淪壞日久莽爲坵墟因
竊惟念幸以諸生得奉詔條端以布宣教化爲職顧
弗此圖懼速譴戾乃議復立今幸訖功將率同志講
學其間庶幾夫先聖先師之傳用以答揚太宗皇帝
之光訓鼓篋之始敢率賓佐合師生恭修釋菜之禮
以見于先聖及先師充國公鄒國公配尚饗

告先師文二首

熹仰稽國典建此學宮鼓篋之初恭修釋菜之禮惟
公發揚聖蘊垂教無窮敢率故常式陳明薦從祀配

神尚饗 右充國

熹仰稽國典建此學宮鼓篋之初恭修釋菜之禮惟
公命世修業克紹聖傳敢率故常式陳明薦從祀配

神尚饗 右鄒國

教規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 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卽此

是也學者學此而已其所以學之序亦有五焉具
列于左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右爲學之序 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
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
具列于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已

右接物之要

熹切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講明義
理以修其身然後推已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
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今之爲學者旣反是矣然
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
而問辨之苟知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
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

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
人之意也故今不復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
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如左而揭之楣間諸君相與
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
以戒謹恐懼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
禁防之外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畧也
諸君其念之哉

講堂策問

孔子沒七十子喪楊墨之徒出孟子明孔子之道以

正之而後其說不得肆千有餘年諸生皆誦說孔子
而獨荀卿楊雄王通韓愈號爲以道名者然於孟子
或非之或自先焉或無稱焉或尊其功以爲不在禹
下其歸趣之不同旣如此而是數子者後議其前或
以爲同門而異戶或無稱焉或以爲大醇而小疵而
不得與於斯道之傳者其於楊墨或微議其失或無
稱焉或取焉以配孔子其取予之不同又如此是亦
必有說矣本朝儒學最盛自歐陽氏王氏蘇氏皆以
其學行於朝而胡氏程氏亦以其學傳之學者王蘇

本出於歐陽而其末有大不同者胡氏程氏亦不相容於當時而程氏尤不合於主與蘇也是其於孔子之道孰得孰失豈亦無有可論者耶楊墨之說則熄矣然其說之流豈亦無有未盡泯滅者耶後世又有佛老之說其於楊墨之說同耶異耶自楊雄以來於是二家是非之論蓋亦多不同者又孰爲得其正耶二三子其詳之

講座銘

師道絕塞以圯其居今其言言亦莫我敢都前聖後

師文不在茲如或見之有儼其思立之堂壇惟以有嚴厥臨孔昭式訛爾瞻

與呂伯恭論書院記書

人還領所報書得聞尊體日益輕安而來書字畫又足爲驗幸不可言記文之惠尤荷垂念思致筆力蓋不減未病時也此又慰幸之甚者旣以爲賀又以爲謝也但鄙意有少未安處別紙上呈幸更爲詳酌示報比已礮石只候定本卽託人寫刻也並山而東地勢畧是如此但此處已是山麓自郡城望之北多而

東少不知別當如何下語或云東北入廬山下不知
可否又率損其舊十三四今亦不見得舊來規模廣
狹但據地基則亦畧是如此恐此說說得亦大牢固
不若爲疑詞以記之如云度損其舊十七八如何又
此役乃是星子縣王仲傑董之亦欲特附名其間以
傳久遠并望因筆及之也其人老成忠厚民甚愛之
此不必言但欲知之耳洞主命官事計亦見之決非
僻書但此無書可檢耳此類傳疑正不必深說也誨
諭教條極荷愛念但前日未得回報已再申矣熹頓

首再拜

當是時士皆尚質實止實則入于申韓釋老而不自
知

祖宗盛時風俗之美固如所論然當時士之所以
爲學有不過章句文義之間亦有淺陋駁雜之弊
故當時先覺之士往往病其未足以明先王之大道
而議所以新之者至于程張諸先生論其所以
教養作成之具則見于明道學制之書詳矣非獨
王氏指以爲俗學而欲改之也王氏之學正以學

不足以知道而以老氏之所謂道者爲道是以改之而其弊反甚于前日耳今病于末俗之好奇而力主文義章句之學意已稍偏懲于熙豐崇寧之禍而以當時舊俗爲極盛至當而不可易又似太過且所以論王氏者亦恐未爲切中其病也

明道程先生止卑忠信而小之也

世固有忠信而不知道者如孔子所稱忠信而不好學者伊川所譏篤學力行而不知道者是也然則王氏此言亦未爲失但不自知其不知道而反

以知道者爲不知道此則爲大惑耳其以忠信目明道以爲卑明道而小之則可以爲卑忠信而小之則不可蓋以忠信對知道固當自有高卑大小之辨也

閔洛緒言止盍思所以反之哉

程子之言學之本末始終無所不具非專爲成德者言也今此語意似亦小偏兼于上文無所繫屬政使止于章句文義之間止三代之始終也

三代之教自離經辨志以後節次有進步處是以

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也今但言之則終於此而已恐非三代教學之本意也

自有此山以來止亦君子之意也

所謂與日月叅光者不知何所指更望批喻其日區區濬之者又恐卑之已甚有傷上文渾厚之氣如馬伏波之論杜季良也兼此役本爲先朝勸學之意初不專于濬之今但得多說此邊意思出來而畧帶續其風聲之意則事理自明不必如此罵破也

鄙意欲如第一段所論引用明道劄子後卽去不幸其說不試而王氏得政知俗學不知道之弊而不知其學未足以知道于是以老釋之似亂周孔之實雖新學制頒經義黜詩賦而學者之弊反有甚于前日建炎中興程氏之言復出學者又不考其始終本末之序而爭爲妄意躡等之說以相高是以學者雖多而風俗之美終亦不迨于嘉祐治平之前而况欲其有以發先王之道乎今書院之立蓋所以究宣祖宗興化勸學之遺澤其意亦深

遠矣學于是者誠能考于當時之學以立其基而
用力于程張之所議者以會其極則齊變而魯魯
變而道此語草畧不文而其大體規模似稍平正
久遠無弊欲乞頗采此意文以偉辭不審尊意以
爲可否若只如所示却恐不免有抑揚之過將來
別生弊病且將盡變秀才而爲學究矣蓋此刻之
金石傳之無窮不比一時之間爲一兩人東說西
話隨空設法應病與藥也

答呂伯恭書四首

初請諸賢祠記蒙見喻不欲勞心不敢固請今見此
志乃恨其請之不力然叔度却報云有意爲記臥龍
山居此固幸甚然今事又有大于此者敢以爲請別
紙所具白鹿洞事迹是也幸賜之一言非獨以記其
事且使此邦之學者與有聞焉以爲入德之門則此
惠深矣厚矣千萬勿辭仍願亟以見寄
人至辱手書得聞春來尊體益輕健放杖徐行又有
問花隨柳之樂甚慰記文定本辭約義正三復歎仰
已送山間屬黃子厚隸書到卽入石矣

白鹿洞書院記 卷二
洞記專人託子厚隸書未到甚以爲撓然雖去此同
官必能爲成其事也十八日已入院開講以落其成
矣講義只是中庸首章或問中語更不錄呈也
白鹿洞書院承爲記述非爲使事之本末後有考焉
而所以發明學問始終深淺之序尤爲至切此邦之
士蒙益旣多而傳之四方私淑之幸又不少矣謹以
十一本投納書几內一本裝標與濂溪祠堂記爲對
又有雜刻數種并往伊川先生與尹和靖者可皆作
一卷此人亟行不暇也

與黃商伯書五首

此間白鹿洞已畢功前日往釋菜開講矣延合肥吳
君爲職事但渠爲書社所拘恐未必能往却有楊學
錄者與一二後生欲往也

白鹿成未有藏書欲于兩漕求江西諸郡文字已有
劄子懇之前此亦求之陸倉矣度諸公必見許然見
已有數冊恐致重複若已呈二丈托并報陸倉三司
合力爲之已有者不別致則易爲力也書辦乞以公
牒發來當與收附或刻之金石以示久遠計二公必

樂爲之也旦夕遣人至金陵亦當徧于諸使者也
得子澄書云廬陵發策持論甚正甚慰甚慰小錄求
一本便中蚤寄幸甚此間中選者數人甚厭物論白
鹿諸生文字老成其次曹生秀發可喜但欠琢磨小
榜之首彭君尤佳惜不與薦書也已約兩榜之士來
白鹿相聚未知皆能來否爾此間事未去不敢一日
少弛恐得鄉間有所聞望一一見諭也

更煩于太宗實錄中檢白鹿洞一事在太平興國五
年六月以洞主明起爲褒信主簿其下有本末並告

錄云

熹頓首再拜前日專遣人行拜狀想達春卿來近問
殊用慰感卽日清和伏惟尊候萬福熹代者已到二
十七日定交郡事卽畧轉山北迤邐東歸矣脫此樊
籠欣快無量但念相見未有近期不能無愴恨耳白
鹿田錢已撥正牒教授候彼回文卽行支付也春卿
之歸深荷津遣又辱饋贐之厚渠深不敢受朋友皆
以爲仁者之惠所不敢辭渠必以具謝矣

與魯致虛書

白鹿書院志 卷二
南康從祀畫像乃取法監學已詳報吳廣文矣白鹿
當時與錢子言商量只作禮殿不爲像設只依開元
禮臨祭設席最爲得禮之正不然則只用燕居之服
以石爲席而坐于地亦適古今之宜免有匍匐就食
之謂子言皆不謂然但今已成恐毀之又似非禮此
更在尊意斟酌報之也蓋幼年聞先君言嘗過鄭圃
謁列子廟見其塑像地坐則此不爲無據也

與楊伯起書

新年幾歲精神勦力想未至衰憊如某也白鹿舊遊

恍然寢寐但聞五老峰下新泉三疊頗爲奇勝計此
生無由得至其下嘗托黃商伯陳和成摹畫以來摩
挲素墨徒以慨歎也

與葉永卿吳唐卿周得之李深子書五首

白鹿田已就緒甚善又聞今侯能枉駕臨之尤幸伯
起近爲况如何聞永卿諸公亦嘗入山觀書遐想山
林之勝他處真未易得令人悵然興懷也但聞或者
乃欲畫某形像置之某間令人駭然不知誰實爲此
向欲作李賓客李九經及三先生祠于其間以未有

大成殿遂不敢議今乃遽然如此于義殊不安而諸人所以相期者乃復如是之淺尤非區區所望也幸以示諸人亟爲毀徹爲佳不然須別作區處也

舜弼所云白鹿之說當時亦謾及之豈有輒敢號令州郡之理渠自張皇亦不曉事之過也

白鹿買田已就緒吳丈又許買牛此又永遠之利也諸事更賴衆賢左右維持之其必有濟矣

朱守書來示及新編圖乃知其郡政從容綽有餘力如此大凡區區向所欲爲而不暇者今皆備矣又承

喻及禁止白鹿墓地一節尤快人意但不知曾追毀其買契否不爾恐尚有後患也

白鹿知亦嘗一到甚善每念疇昔相與登臨游從之樂未嘗不發于夢寐然亦恨當時所以相切磋者猶有所未盡也

答程正思節文

此間書院近方結果江浙間有朋友在彼相聚興國萬正淳不知舊在南康曾相識否其間一二人亦儘可講論也

白鹿洞書院志 卷二
答胡平一
白鹿聞極留念甚善甚善所謂時文之外別無可相
啟發者語似過謙此亦在乎爲之而已豈真有限隔
一而不容一窺其門戶哉

答白鹿洞長貳

書院經雨不能無墮損想已加葺治矣聞又得宣城
書籍及建昌莊田今侯亦一月中一至此足以爲人
久遠故事矣三大字本就卓上寫成卽摹卽拭去今
無復可得旣已刻成煩且打一木寄來可就修卽就

本修去不可卽復磨去亦無緊急用處也諸生今幾
想今時討論亦有緒山中閒曠正學者讀書進德之
地若領袖諸賢同心倡導不以彼己之私介于胸中
則後生有所觀法而其敗羣不率者亦且革心矣

跋伊川與方道輔帖

右伊川先生與莆田方君先宗道輔帖後一帖乃嘉
祐二年語時先生之年纔二十有五爾真蹟今藏道
輔曾孫次陵家後百二十四年後學朱熹得曹建模
本刻石于白鹿洞書院

白鹿書院志 卷二
跋康節誠子孫文

康節先生邵公手書誠子孫語及天道物理二詩得之薊林向氏刻真白鹿洞之書堂以示學者淳熙庚子開基節日新安朱熹謹書

跋所刻和靖帖

右和靖先生帖得之初君之子真卿淳熙庚子夏五月丙戌刻之白鹿洞書院新安朱熹記

跋所刻包孝肅詩

此包孝肅公布衣時語蔡廷彥得之吳唐卿以語晦

翁翁敬書之俾刻于白鹿洞

跋白鹿洞所藏漢書

熹既爲劉子和作傳其子仁季致書以其先人所藏漢書四十四通爲謝時白鹿書院新成因送使藏以備學者看讀子和五世祖磨勘府君式南唐時讀書此洞後仕本朝有名太祖時其孫敞攸皆爲聞人今子和弟子徵之家尚藏其手錄孟子管子書云是洞中日課也年月日朱熹仲晦父記

跪坐拜說寄洞學諸生

古人之坐者兩膝着地因反其蹠而坐于上正如今之胡跪者其爲肅拜則又拱兩手而下之至地也其爲頓首則又以頭頓于手上也其爲稽首則又卻其手而以頭着地亦如今之拜禮者皆因跪而益致其恭也故儀禮曰坐取爵禮記曰坐而遷之曰一坐再至曰武坐致右軒左老子曰坐進此道之類凡言坐者皆謂跪也若漢文帝與賈生語不覺膝之前于席管寧坐不箕股榻當膝處皆穿皆其明驗然記又云授坐不跪授坐不立莊子亦云跪坐而進人則跪與

坐又似有小異處疑跪有危義蓋以膝隱地伸腰及股危軀而不安者跪也以膝隱地以尻著蹠而體便安者坐也此跪與坐之異也詩云不遑啟居釋之者曰啟者跪也爾雅曰妥者安也釋之者曰安定之坐也夫啟爲跪則居爲安矣妥爲安坐則跪爲危坐矣蓋兩字相類但一危一安爲小不同耳至于拜之爲禮亦無所考但杜子春說大祝九拜處解竒拜云拜時先屈一膝今之雅拜也夫特以先屈一膝爲雅拜則他拜皆當齊屈兩膝如今之禮拜明矣凡此三事

書傳皆無明文亦不知其自何時而變而今人有不
察也頃年屬錢子言作白鹿禮殿欲據開元禮不爲
塑像而臨祭設位子言不以爲然而必以塑像爲問
予旣畧爲考禮如前之云又記少時聞之先人云嘗
至鄭州謁列子祠見其塑像席地而坐則亦併以告
之以爲必不得已而爲塑像則當倣此以免于蘇子
匍匐之譏子言又不謂然會余亦辭江東之節遂不
能強至今以爲恨也其後乃聞成都府學有漢時禮
殿諸像皆席地而跪坐文翁猶是當時琢石所爲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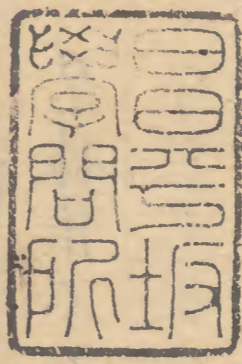
足據信不知蘇公蜀人何以不見而云爾也及楊方
子直入蜀帥幕府因使訪焉則果如所聞者且爲寫
倣文翁石像爲小土偶以來而塑手不精或者猶意
其或爲跣趺也去年又以屬蜀漕楊王休子美今乃
并得先聖先師二像木刻精好視其坐後兩蹠隱然
見于帷裳之下然後審其所以坐者果爲跪而無疑
也惜乎白鹿塑像之時不得此證以曉子言使東南
學者未得復見古人之像以革千載之謬爲之喟然
太息姑記本末寫寄洞學諸生使書而揭之廟門之

左以俟來者考焉

附坐進說

老子曰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

厚禮不若跪而告之以此道也
今之說者以為坐禪之意誤矣



文心丁卯

